

社论
2020年7月9日

美国退出世卫影响深远

在吵吵嚷嚷了几个月之后，美国终于在星期二证实，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的生效日期为2021年7月6日。
 在其国内新冠总感染人数逼近300万，死亡人数已破13万人的情形下，美国的退出世卫，令不少美国人担忧，也令全世界对美国不再对全球卫生作出贡献，感到忧心忡忡。
 有鉴于美国医药科技的发达和过去的慷慨捐输，它终止与世卫关系的深远影响还有待评估。
 虽然美国退世的生效日期还在一年之后，但事实上自它今年4月恫言退出之后，它与世卫的对立关系并没有因为美国本身疫情的恶化而改善。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昨天表明，他若选中将立刻让美国重返世卫，以恢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他在推特发帖说，“当美国参与加强全球健康时，美国人才会更安全。”全球的抗疫需要美国的共同作战，美国也需要世卫。
 特朗普和拜登对世卫的不同立场很可能成为今年底美国总统选举的重要议题，而美国的冠病疫情与选情已经脱离不了关系。最近的几项民调都显示，由于抗疫不力，特朗普中选的机会已经明显落后于拜登。
 世卫是在3月11日把2019年冠病宣布为全球大流行，在冠病肆虐阴影下，各国在抗疫药物与疫苗的研发等领域的合作至关重要，贫穷国家更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物资和技术的援助。

在194个成员国中，美国是最大捐助国，承担了世卫组织总预算的22%，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美国去年捐款超过4亿美元，中国为4400万美元。
 由于冠病先在中国暴发，因此，世卫跟中国保持紧密联系，既从中国提供意见，也听取中国的经验。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多次向全球发出警告，说冠病不分国界和种族，各国必须做好防备工作，但是在美中关系恶化的国际形势下，世卫与中国的合作，使作为世界最大捐助国的美国感到不舒服，而将全球抗疫大计政治化，希望世卫跟美国一道向中国问责。
 特朗普在对抗疫情方面，一直采取

轻忽的态度，直到最近还是在低估冠病对美国造成的伤害，他甚至也不以身作则，拒绝戴口罩。
 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自6月30日以来，美国单日新增病例已连续六天超过4万3000起，7月3日还创下单日新高的5万7000起。美国国家对敏感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以“膝盖已陷入其中”来形容美国当前的疫情。
 由于病例的曲线从来没有被压平过，美国一直处于第一波的疫情中，疫苗的效用与安全测试可能还得等到明年年初才有结果，但最终结果是否真的有用还是未知数。
 此外，美国要买新冠治疗药物的行为，已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根据英国

《卫报》近日的报道，美国吉利德科技公司拥有生产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的专利，它未来几个月的生产已被美国买断。尽管这种药物能否有效治疗冠病还言之过早，但美国的“美国优先”自私行为，已在其与其盟友之间造成裂痕。
 冠病是全球的威胁，任何国家要垄断药物或是疫苗的生产，制药公司要以此牟取暴利都是违背道德和国际道义的行为。美国退出世卫，并不表示它可以从此一意孤行。
 现在多个国家已在开发疫苗和药物方面加紧投资，齐头并进。但如果真有世卫组织的协调，这一切努力相信能更取得成果，从而解救更多人类的生命于这一场世纪疫情中。

审时度势 陈庆珠 美中争锋非冷战 冲突必然或可免？

美国和中国争夺主导地位的战略竞争，以及两国在价值体系上的差异，加剧了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引发了有关第二次冷战即将到来的议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政府深信，中国欲提供一种替代模式，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
 另一方面，中国认为，美国无法接受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打从心里想要改变其政治制度。这两个大国之间没有战略互信，中国认为，美国正千方百计企图遏制其崛起。
 两国的战略竞争，在亚细安地区表现得最为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亚细安地区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地区。
 过去70年来，美国一直是亚洲的霸主，提供了强大的安全存在。中国的崛起受到东南亚国家的欢迎，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尽管美国在亚细安有泰国和菲律宾这两个条约盟友，但由于它们并非出于生存需要而缔结条约，所以不像日本或韩国那样是美国的长期盟友。
 近年来，总统杜特尔特治下的菲律宾重新调整政策，将重心转向中国。它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尽管它是否终止与美国的《驻军地位协定》(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犹豫不决。
 泰国近年来逐渐成了中国的势力范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都是非共产主义的不结盟国家；而越南是共产主义政权，老挝和柬埔寨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与中国关系密切。因此，在巩固影响力和支持的博弈中，东南亚是美中竞争的一个开放区域。

军第七舰队，捍卫了南中国海、台湾海峡和东海的航行与飞越自由。中国的九段线主张，以及它日益积极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和军事集结的行动，不仅疏远了亚细安声索国，加剧了本区域的忧虑，还使美中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急剧上升。
 作为回应，美国海军在本区域海域展开定期和强有力的航行自由行动，导致两国海军频繁对峙。
 2018年10月，美国海军驱逐舰迪凯特号 (USS Decatur) 在斯普拉特利群岛 (Spratly Islands, 中国称南沙群岛) 险些与中国军舰相撞。
 美国和中国都是《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的签署国，这项2014年达成的协议，旨在降低事故发生概率，防止冲突升级。双方都预计在南中国海相遇将会成为常态，而目标是这些相遇不至于引发冲突。
 美中都希望避免战争
 尽管如此，两国还是有可能因意外事件而爆发战争。如发生这种情况，人们希望重演的是2001年EP-3型侦察机事件的结局。当时，一架美国侦察机在中国沿海，与一架试图驱赶它的中国战斗机相撞，导致前者迫降海南岛，后者坠毁。新保守主义鹰派人士当道的布什政府，旋即展开了一场棘手的外交行动。幸运的是，前总统老布什、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 和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 (Colin Powell) 的明智建议得到采纳。美中两国剑拔弩张，最后认为不值得为此开战。
 现在掌权的总统特朗普可不希望再次发生战争，因为那会损害他的选举前景和美国经济。他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他承诺结束战争，但他的顾问都属于鹰派。今天的中国当然比2001年强大得多，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疲软，和从2019冠状病毒疫情中复苏的诸多内部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也希望避免战争。
 美中会不会因台湾问题爆发战争吗？长期以来，中国视台湾问题为核心利益，它一直认为台湾必然会与大陆统一。然而，台湾与美国国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却有着长期的联系。
 此外，《台湾关系法》也规定，一旦台湾遭到

中国大陆的攻击，美国有义务帮助台湾。美国在亚洲的防务盟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必须遵守它们的防务协议，与美国一同帮助受到此类攻击的台湾。
 然而，在200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期间，向当时在两岸问题上推行挑衅性策略的陈水扁，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小布什说：“我们反对中国或台湾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想单方面做出改变现状的决定，这是我们所反对的。”
 防台湾法理独立
 划下这条底线让两岸关系多年来保持稳定。可是，特朗普坐镇的白宫，在台湾问题上持有接近意识形态的不同态度。这可能导致与中国的对峙，使到双方做出冲动鲁莽的反应。2020年1月，台湾大选后，一艘美国军舰航经台湾海峡。这可能对中国在台湾大选前，两次派出山东号航空母舰穿越台湾海峡的回应。特朗普政府正在公开帮助台湾扩大外交空间，它通过了《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即《台北法案》。这项法案扩大了华盛顿和台北关系的范围，并承诺帮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蔡英文在她的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并未提及北京和台北的“九二共识”，她也坚持过去的政府反对对中国使用“一国两制”来解决与台湾的争端。她说：“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避免对立与分歧的扩大。”
 中国对蔡英文走向法理独立深具戒心。今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会议上，发表涉台工作报告时，只提“统一”，不提“和平”；而“和平统一”是对台政策的标准提法。人们因此纷纷猜测，中国将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李克强在回答一家台湾报章的提问时重申，中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他还说，北京方面“愿意尽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虽然重新提及“和平”一词，但我不会把它解

读为中国改变了工作报告中的立场，而是中国发出了不排除任何“统一”选项的信号。台湾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

非重演美苏冷战
 再来就是当前的香港问题。美国政府站在示威者一边，在国会通过了《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20年，随着中国实施《香港国安法》，特朗普政府撤销了美国目前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
 无论是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还是香港，出于许多原因，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彼此发生冲突，但它们将自己的立场推到最大限度。对中国来说，台湾和香港是核心利益，最近它把南中国海定义为核心利益。对美国而言，这关乎作为安全保障者的可信度，以及在本区域发挥主导大国的作用。
 本区域的主要关切是，两个大国因意外事件而爆发冲突或战争。
 然而，我们已进入第二次冷战了吗？经历过第一次冷战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19年11月说：“我们正处于冷战的山麓”。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则称，这是“冷战1.5版本”。
 我认为，科技战已经打响，中国学生和科学家的签证被拒绝，因为他们研读的科目涉及电脑工程、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这是一场科技冷战。但在经济上，美国及其盟友都希望参与中国的增长市场。美国不能把中国拒之门外，欧洲和其他国家也不会同美国一道孤立中国。
 经济和军事是冷战结构的两个方面。在经济上，两大阵营各为其政；在军事上，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展开正面对峙。
 基于我所提到的原因，美中的竞争并没有出现冷战时期的经济状况；在军事上，我不认为美国和中国在现阶段会发生冲突。
 因此，这不是美苏冷战的重复。但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中小国家，将面临来自双方的同等压力，要求它们在这场竞争中做出选择。
 作者是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中心主席，曾担任新加坡驻美国大使。本文是作者在第七届“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丹系列讲座”的演讲摘录。原载7月2日《南华早报》。黄金顺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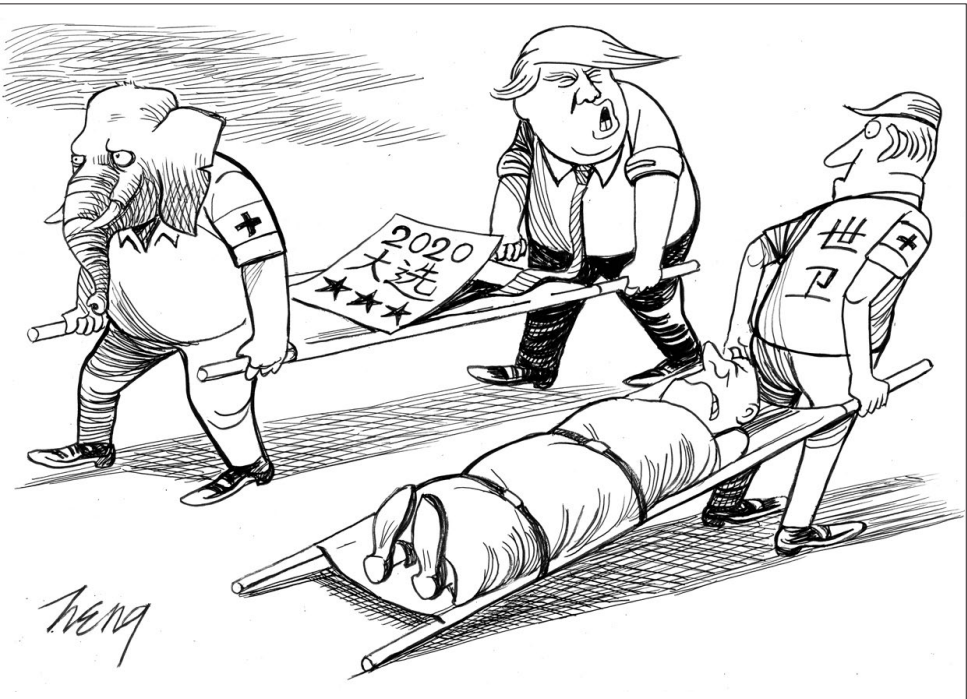
时事透视 陈子昂

香港如何实现“第二次回归”？

6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举办《基本法》颁布30周年网上研讨会。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出席研讨会，并发表了题为《国家安全底线愈牢“一国两制”空间愈大》的讲话。
 张晓明的这篇讲话，可以看出北京对香港政策的演变思路和逻辑。他特别提到了郑永年去年8月20日在《联合早报》刊登的文章，并肯定了郑永年提出的香港第二次回归的主张。这个“第二次回归”，居然成了北京治港政策最重要的决策依据。
 郑永年几乎否定了香港“第一次回归”的所有尝试和努力，不仅殖民制度的全盘接收，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不在中国的主权架构之内，而且香港的治权也不在香港人手中，港人治港基本没有实现，教育也是一大败笔。香港的政治运作缺乏妥协，导致暴力，结论是：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
 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所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谁主香港，是郑永年这篇文章反复提出的问题。与此相对的是，郑文认为新加坡经验值得重视。新加坡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裡。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

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而对中国大陆的挑战便是：如何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
 香港又将如何实现“第二次回归”呢？大致上可以归纳出几点：
 首先，收回发钞权。梁振英之前公开警示英资汇丰银行，在港版国安法问题上要表态；接着，英资财团背景的汇丰、渣打都表态。这种表态自然迎合北京的政治需求；但是否反映真实的态度，不得而知。
 其次，收回航空权。国泰航空在去年就遭到了北京的公开指责，甚至采取禁航措施，最近在国泰与港龙合并问题上，中国国际航空以及香港特区政府已有入场的布局准备；太古集团是否会最终出让股份，值得观察。
 再次，重整香港教育。大专院校，中小学师资队伍，中小学教材，从教育入手，包括教科书等，会有一系列拨乱反正的跟进措施。
 第四，特区公务员队伍已有新的政治要求。麦德权所谓的特区政府公务员，也是国家公务员的说法，尽管引起反弹，但这应该是新的香港政策的一个具体化，或者也是“第二次回归”的具体内容之一。
 港版国安法与全面实施基本法联系起来，职能部门借用了邓小平关于切不可要以为香港没有破坏力量、中央必须保持某些权力、必要时非干预不行的告诫，视为“一国两制”思想的原创性内涵，具有“警世恒言”意义，也是“第二次回归”的指导原则。
 第五，港版国安法立法以及设立执行机构之后，对“港独”等“政治病毒”，与其他暴恐活动采取“零容忍”。这方面的防范、打击、监控力度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弱。对于“第一次回归”期间，顶层制度设计缺陷，治权以及人心真正回归的问题，在长达22年的“第一次回归”何以无所作为，究竟责任属谁，没有明确交代。但改组特区政府，香港中联办人事已迫在眉睫，或已进入议事日程；而这些都是“第二次回归”政策研究的重点。
 我们可以从张晓明的讲话中，看到北京准备“第二次回归”的大致思路。
 接受“第二次回归”的概念，其实也意味着，长达22年的“第一次回归”已遭遇到重大的挫败。如此，是否意味着，这22年，北京在香港问题上，交出的一份白卷？留下的问题众多，又将如何解决？
 “第二次回归”初期的观察指标，包括：
 一、未来半年或一年，香港外企撤资，港人移民的数量，用脚投票的实际效果；
 二、9月份立法会选举结果。
 三、多数港人对港版国安法立法之后，“一国两制”空间会越来越大的说法，更多持不信任、怀疑，甚至嗤之以鼻的态度；如何尽快挽回民意最起码的接受和认同。
 四、港独思潮被认同和接受的比例，在年轻人中会出现带有情绪性宣泄而徒然增加的趋势。
 尽管张晓明以及特区政府反复强

调，今后香港所有相关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行为，都会切实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符合现代法治原则和精神，不会扩大打击面，更不会罗织罪名，但短期内能全盘接受和相信这些承诺的民意调查指数，未必能符合北京的要求。
 张晓明的讲话证实，北京对香港问题的认知还是比较准确的，比如香港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困扰基层民众的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或者利益阶层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困难等社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既然是政治问题，未来围绕“第二次回归”的核心内容仍然是政治。



特约漫画 王锦松

回归22年之后，一切从头再来。这不是历史补课，这是政治意义上的重建工程。
 成见经已造成，对立面也业已成型，回归一代的政治疏离感显而易见，第二次回归的困难程度不能低估。
 只是靠政治高压和其他绝然措施，达不到预期效果。
 还是要做更艰苦的团结、争取、转化矛盾的细致耐心工作。这样的统战工作，治港班子和参与者已经疏很久了。
 但他们更迫切地意识到，实现香港真正意义的民心回归、政治认同，任重道远。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